

離不開的縣城 寫不完的凡人

張楚與其時代中的眾生相

在文學界被稱為「河北四俠」之一的「70後」作家張楚，文字細膩，善於捕捉小人物的內心掙扎與情感波瀾，在縣城的大時代轉折下，聚焦其獨特的文化肌理與人際倫理。他已出版多部中短篇小說，更在2024年首次出版長篇小說《雲落》。早前，張楚造訪香港書展，並接受了香港文匯報記者的訪問。

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

香港書展中，張楚以「中國北方的縣城故事——談小說《雲落》」為題與讀者分享創作故事。從自己首部長篇小說《雲落》談起，張楚提到，縣城處於鄉土文明與工業城市文明的交接地帶，承載了改革開放數十年的社會變遷，是觀察中國極具代表性的樣本，上千座縣城之中，藏着無數小人物完整的命運軌跡。他以自己豐富的觀察與切實的生活體驗，將人生故事與感悟放進自己的敘事中。

人物還未完成他的使命

當我們談論藝術家，總喜歡從他的來時路開始窺探，以縣城文學為主題的張楚，他的落筆處當然也與故鄉相互輝映，不容忽視。他1970年代中期出生於唐山的一個縣城——灤南，在這座北方縣城居住大半生，也便是他的作品裏反覆提及的縣城生活根基。「改革開放以來的這麼幾十年，我覺得縣城的發展簡史其實也是中國發展的一部簡史或者是縮影。」他說。

張楚的寫作生涯開始於中短篇小說，最初在各種刊物上發表文章，後以故事集《櫻桃記》為首個里程碑，投入了職業作家的生涯。寫作一開始當然只是愛好，從2001年開始，張楚便試着發表一些作品，嶄露頭角，接下來便有了屬於自己寫作風格的雛形，靈感與創作結果接踵而至。然而，這樣的狀態並不讓張楚感覺滿足，「早年工作繁忙，我沒太多時間寫長的東西，基本都寫短篇。寫着寫着總覺得不盡興，便開始嘗試中篇。就這麼寫了20年中短篇，我慢慢發覺，寫中篇的時候，我老不想把它結束，感覺我還有很多故事要繼續，人物好像還沒有完成他的使命。」他說。

「短篇有時候憑一個細節就能支撐起來，中篇卻要有非常結實的故事，就像人

得有結實的骨骼，血肉才能塑造得豐滿。但是按照我們常理來講，按照這個中篇的篇幅體量來講，它應該就結束了。那時候我便琢磨，是不是應該寫一個長篇了？倒不是說刻意要去寫一個長篇，而是感覺自己有更多話要對這個世界說。」不過，從中短篇轉型到長篇，張楚認為自己還是有些生怯，他坦言自己本就是不自信的寫作者，面對長篇創作始終抱着「如臨大敵」的心態，因此做了極充分的前置準備，並未倉促動筆：「光是撰寫人物小傳、梳理人物關係、搭建故事框架等各類案頭工作，就花了將近一年半時間。有些創作者不寫提綱、憑大致構思直接動筆的方式，但我總覺得必須把前期工作做足了，才能夠動筆。」然而真正落筆後他發現，預先從經典裏研究的結構技法並沒有完全用上，最終還是順着自己自然的表達邏輯去建構故事。

張楚生長的1970年代，沒有更早期的作家們心中對家國、戰爭、苦難的宏大敘事，沒有1980年代改革開放的騰飛與對社會變化的窺探與自省，當然更沒有再後來作家無邊際的幻想。張楚承認，「70後」的作家們，大多受先鋒小說熏陶起步，再以食物、個體命運、地域線索等切入、鋪陳時代，而那個時代，便是承上啟下的過渡期。

1970年代的中國人，鮮少有「被看見」的慾望，他們的小故事只是凝聚自己生活的點滴，慢慢推進人生小小的齒輪不斷向前，沒有太大的抱負，也沒有過多的埋怨，彷彿命運給予的，便是自己應得的。張楚在自己的生活周遭感受到這些人物在面對時代時的倉皇、無奈與丁點希望之光，他希望為他們的人生賦予一些更鮮活的內心世界，讓讀者對於這一代的選擇與悲歡有更直觀的感受。

這代人不善向外傾訴創傷，習慣把挫敗、羞恥與未竟的夢想壓在內心，外表看起來沉默馴服，靈魂深處依舊藏着自尊與執念。就像萬櫻、羅小軍等《雲落》中的人物：他們見證時代浪潮，抓住過機會，也屢次承受落空，不擅激烈抗爭，只能在

庸常日子裏持續掙扎，默默消化命運的落差。張楚認為，代際標籤只是便利歸類，真正值得書寫的，是這群普通人被時代揉皺之後，依舊勉力活下去的韌性。

平等凝視所有命運

萬櫻這個角色，是1970年代出生的女性的縮影：她們遇上了文革，又在青年時期趕上改革開放，在最燦爛的年華遭遇了下崗大潮和經濟變革的衝擊。一方面，她們務實、以家庭為重，為小康的生活和美好的未來打拚，她們的身上烙着中國傳統女性的美德：善良、勤勞、樸素，又同時具備了新時代女性的精明、獨立與執着。

張楚談到萬櫻的雛形，「她是我弟弟的一個同學，個子矮、膚色偏黑、體態偏胖，臉龐豐厚，眼睛細小。她很喜歡央視少兒節目主持人，持續寫信寄去。後來真的收到回信，興奮地拿給同學觀看，卻遭所有人恥笑、質疑信是她偽造。女孩當場把信件撕碎，趴在課桌上痛哭。」這一幕深深烙印在張楚腦海：一個普通人微小的夢想與自尊，輕易被周遭人群踐踏。但他多次強調，原型只提供人物「最初的衝動與底色」，小說裏大量情節、情感關係均為文學虛構，不等同真人經歷，「我一直忍不住想像，當年那個常常被欺負的小女孩，歲月輾過之後，會變成什麼樣子。2008年雪天在郵局遇見她那一次，成為我執意要寫萬櫻的開端。但小說裏萬櫻的命運，是我為人物搭建的道路，不等於那個女人真實的人生。小說家不是紀實記者，原型只是一粒種子，長出來的樹，屬於文學。」

張楚作為男性作者，卻以女性視角進行敘事，他認為這是作家的基本功：「比如《紅樓夢》塑造了無數鮮活女性，《金瓶梅》裏的女性形象也各有特點。而池莉寫男性也十分出色，很多年前她的中篇《來來往往》，裏面的男性角色我到現在都印象深刻。創作核心是從生活原型出發，梳理人物的行為邏輯，盡可能讓形象豐滿立體。我親戚裏女性很多，光是姐姐就有二三十位，她們每個人的人生都充滿故事，長期相處，我能捕捉到縣城女性獨有的氣質、思維方式和處理問題的手段。她們相比都市女性，視野，理性程度更高，但也自帶鄉土環境帶來的局限。」

●張楚的落筆處與故鄉相互輝映。



●張楚以「中國北方的縣城故事——談小說《雲落》」為題進行分享。香港書展供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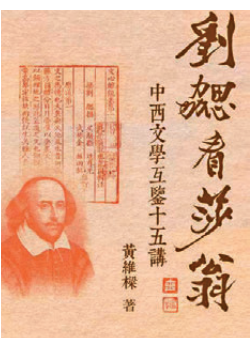
《雲落》的創作包含極充分的前置準備。



●張楚的落筆處與故鄉相互輝映。

劉勰看莎翁：中西文學互鑒十五講

作者：黃維樞
出版社：中華書局（香港）



此書為香港中文大學（深圳）客座教授黃維樞最新力作，共分四輯。第一輯透視「過度西化」現象，剖析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失衡狀態。第二輯為中西文論的應用：「以西釋中」杜甫詩，「以中釋西」莎翁劇本，是中西對話的鮮活範例。第三輯從文明觀念、文學理論到文學技巧，說明中西文化的大同理念，無形中印證了錢鍾書「東海西海，心理攸同」的學說。第四輯有兩個議題，關於李白詩歌的英譯和評論，以及艾略特與余光中的比較，提出深刻的論述，力求公允的評價。書中若干論文曾在報刊發表，備受好評。

台靜農書畫印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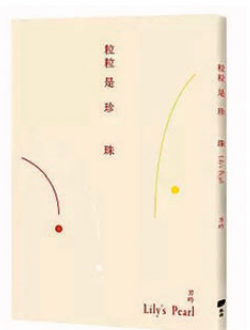
整編：許禮平、許樂心
出版社：翰墨軒



台靜農（1902-1990），安徽霍邱人。作家、學者、書畫篆刻家。北京大學國學研究所出身，先後任教多間高校。1946年渡台，任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，復兼系主任。台先生著述教學之餘，着力書藝而卓有成就。其隸書胎息《華山碑》與鄧石如，後嗜漢人摩崖書。行楷法顏魯公，復傾心倪鴻寶行草，晚歲頗變其法，吸收前人筆意，自成面貌而享盛譽。台先生早歲從事文學創作，是魯迅愛徒，未名社骨幹。中歲經家國之亂，晚歲愁困窮島，故土之思，每形於詩書。台先生在離亂和睽隔的漫長歲月裏，寄情詩書畫印，以抒胸臆。台先生哲嗣益堅、益公昆仲，保存乃父墨跡數百件，卅年間，陸續匯集香江。台先生誕辰120周年之際，許禮平、許樂心父女整理編輯成《台靜農書畫印集》，列為《名家翰墨叢刊》J13，2026年精印出版。僅印三百套。

粒粒是珍珠

作者：芳吟
出版社：島座放送



《粒粒是珍珠》是一部在結構上既鬆散又緊密的詩集。詩作以自由詩的形式展開，內容介於微小的日常與深刻的記憶之間，時常無預警地劈入情感深水區，卻又輕盈得像是一陣風吹過。《粒粒是珍珠》以「綠色」作為貫穿詩集的提示，不僅是色彩本身提供了一種視覺語言，更是因為「綠色」象徵無法確定的情感——它可以是生長和滋潤，也可以是嫉妒和妄想。作者試圖從這些「小日子」中捕捉詩與記憶的閃光，即便那些曾經是重大地、劇烈地存在，也能在這本詩集裏化成一曲輕盈。

萌芽

作者：高潮隼子
譯者：洪于琇
出版社：愛米粒



在此書中，芥川獎得主高潮隼子以荒謬設定，直刺每個人心中的容貌焦慮與人際隔閡。一場傳染病席捲全球，幾乎所有成年人在一夕之間變成禿頭。世界很快便適應了這場變化。人們重新定義外表，以造型髮裝扮自己。曾經以外貌差異評價他人的社會，彷彿終於迎來了前所未有的「公平」。然而，當所有人看似變得「一樣」，真正的不安才開始萌芽。真智加很早就知道，外貌上的缺陷不需要被特別指出，因為所有人都看得見。她的眉毛稀疏、髮縫明顯，近乎禿頭。她學會畫眉、保養頭皮，盡量努力遮掩「不一樣」。當聽聞世界將會變成人人禿頭的模樣時，她第一次感到安心，甚至有些慶幸，因為大家至少都「一樣」了。

希詠

作者：林海通
出版社：樹人文化



女書是世上唯一由女性使用的文字，正面臨失傳。作者嘗試用這種具女性色彩的文字書寫具爭議性的內容，挑戰讀者的辯證思維。故事圍繞着一樁悲劇案件展開，涉及家庭暴力、複雜的男女關係，以及一名幼兒的死亡。內容結構特殊，交織了法律專業人士的對話、主角吳家豪與周美玲的通訊紀錄、個人獨白，以及對文學與藝術的討論。是一部深刻且帶有挑釁性的文學實驗作品。

在AI時代重尋詩歌的生命底色

張靜談詩教生生不息之根本

早前，南開大學文學院、中華詩教與古典文化研究所教授張靜造訪浸會大學逸夫校園，以恩師葉嘉瑩的詩歌生命美學為核心，在人工智能（AI）迅猛發展的當下，回答「人工智能時代，我們還要讀古詩嗎？」的根本之問，為當代人的精神困境探尋古典詩教的解藥。

葉嘉瑩畢生以詩詞為志業，輾轉海內外講學，晚年扎根南開大學四十餘載，創辦中華詩教與古典文化研究所，一生踐行「以詩立命、以詩傳人」。她所宣導的詩教，從來不是詩詞知識的灌輸，而是以詩歌喚醒人內在的興發感動之力。本次講座正是以其詩教思想為脈絡，穿透技術時代的表象，直抵古典詩詞存續的深層價值。

古詩是「底層操作系統」

講座伊始，張靜便拋出一個尖銳的時代追問：當ChatGPT可以秒背全唐詩，精準解讀任何典故，讀詩是否還有意義？她給出的第一個答案是：古詩是中文世界的「底層操作系統」。人們或許不必刻意背詩，卻無時無刻不在詩的語言裏生活：「滄海一粟」的宇宙感、「人間煙火」的世俗溫情、「一念之間」的生命頓悟、「大江東去」的歷史蒼茫，這些早已融入日常的表達，本質都是古典詩詞沉澱下的文化基因。不讀古詩的人也能使用這些詞彙，但讀過的人，對語言的感知層次、對世界的審美體悟全然不同。張靜指出，AI時代語言生成愈發廉價，海量文字唾手可得，恰恰使得對語言的品味力、對文字的分寸感成為稀缺品。而古詩正是中文審美最凝練的載體，它塑造的是一個中國人看待世界的底層感知方式，這是任何演算法都

無法植入的精神基因。

在此基礎上，張靜引出更深層的判斷：未來最有價值的從來不是「知識」，而是審美與判斷力。人工智能讓標準化答案失去了價值，真正稀缺的能力是分辨優劣的眼光，在模糊地帶做出抉擇的定力，以及寫出「有味道」作品的創造力。古詩本質上是中華數千年審美經驗的壓縮包，讀詩的過程，就是訓練節制、留白與分寸感的過程，這些恰恰是AI無法生成的人文內核。

這一觀點，恰好回應了講座開篇提及的當代人「初心迷失」困境。張靜援引王夫之的詩論指出，世人常陷入「當是知然而然，不然而不然」的生存狀態：以他人的價值為價值，以世俗的尺規為尺規，終日奔波於祿位田宅，最終志氣消磨、心靈麻木，「雖動動其四體而心不靈」。這種困境的本質，正是內在審美與價值判斷的缺失。當人失去了獨立的精神尺規，便只能被外界的量化標準裹挾。而詩歌的作用，正是「蕩滌其濁心，震其暮氣」，幫人重新建立內在的價值坐標系。

這也正是葉嘉瑩畢生推崇「興發感動」詩教的深意所在。張靜強調，讀詩從來不是為了裝點門面、增長浮華。荀子批判「入乎耳，出乎口」的功利之學，《弟子規》警示「不力行，但學文，長浮華，成何人」，本質都是同一個道理：若詩詞只停留在背誦與應試層面，未能觸動心靈、塑造人格，便如入寶山空手而回。

葉嘉瑩為詩教精神的踐行者

為印證這份精神力量，張靜以文天祥《正氣歌》為例展開闡釋：文天祥身陷地牢，家國覆滅，親人受辱，世俗意義上的一切支撐盡數崩



●張靜點明古詩正是中文審美最凝練的載體。

場。在沒有任何標準答案、沒有任何外界認可的絕境裏，他集杜甫詩句成詩二百首，以筆墨守正氣，以古道照顏色。支撐他的不是知識，而是詩歌內化的氣節與審美判斷力——在最黑暗的模糊地帶，依然知道什麼值得堅守，什麼不可背棄。這便是「風簷展書讀，古道照顏色」的真義：古聖先賢的精神風骨穿越時空，照進每個普通人的生命困境，成為內心最堅實的錨點。

張靜表示，葉嘉瑩本人便是這種詩教精神的踐行者。她一生歷經戰亂、漂泊與喪親之痛，始終以詩詞安頓身心，提出「弱德之美」的詞學思想：外在處境可以隱忍承受，內在品德卻絕不搖搖。她將一生奉獻給詩教，對青年一代寄予薪火相傳的厚望，本質上是希望更多人能從詩詞中獲得生命的支撐，在功利洪流中守住初心與稜角。

整場講座從技術時代的現實焦慮切入，以語言基因為起點，以價值判斷為內核，最終落腳於生命安頓的終極命題，層層遞進地闡釋了葉嘉瑩詩歌生命美學的當代價值。正如講座所傳遞的核心信念：AI可以生成所有詩句，卻無法替代一個人在詩中照見自我、獲得力量的過程。這便是千年詩教生生不息的根本所在。

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